

马克思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理论逻辑、历史形态、现实指向

夏榆蔚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7月3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5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5日

摘要

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是联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机制。生产属于社会化实践，依靠分工协作完成各类要素组合，生成超出个体效能的社会化劳动合力。伴随生产力革新，生产结合依次走过手工协作、机器工业、数字智能三个发展阶段，逐步朝着社会化、智能化方向演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生产社会化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束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产社会化内在规律，不断完善现代分工网络、深化产业协同配置，助推劳动者与各类生产要素优化整合，革新传统生产范式，从制度层面夯实新质生产力成长根基，依托社会化生产助力经济提质增效、增进民生福祉。

关键词

马克思，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分工协作

Marx's Theory of Social Combination in Production: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Pattern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Yuwei Xia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July 25,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The social combinat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a core categ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a key mechanism connecting productive forces with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formations. As a socialized practice, production integrates various factors through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rdination and generates social labor synergy beyond individual productivity. With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social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handicraft cooperation, machine industry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showing an evolving trend of socia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Th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ntradicts the objective law of socialized production and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Rooted in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herent laws of socialized production, the socialist system conforms to the inherent laws of socialized production. It improves modern labor division and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promotes the optimal integration of laborers and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novates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s. It consolidate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acilitates high-efficienc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socialized production, and improves people's well-being.

Keywords

Marx, The Social Combinat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生产活动构成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任何现实的生产活动，都不是孤立、零散、个体式的劳动行为，而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与技术条件约束下，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按照一定结构与秩序组合而成的社会化过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天然处于分离状态，二者必须以某种方式结合，生产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等经典文本中反复强调：“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1], p. 44) 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生产得以形成的物质前提，更点明了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是划分不同经济时代、理解社会形态更迭的核心。

从人类社会漫长的生产实践来看，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形态始终处于持续演进之中。原始社会以自然分工与群体协作构成最原始的结合形式；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以手工工具、人身依附关系和家庭作坊式生产构成传统结合形态；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机器大工业、工厂制度与雇佣劳动开启了现代社会化生产的新阶段；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分工体系、组织模式发生颠覆性变革，生产过程社会结合进入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的全新阶段。每一次结合形态的跃迁，都伴随着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社会分工的深度拓展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构成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其本质是生产力质态的整体性跃升，而这种跃升必然要求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方式作出系统性变革。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要素配置效率不高、产业链协同不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深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都与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方式不适应新时代生产力发展要求密切相关。

在此背景下，重新回到马克思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思想的本源，厘清其理论逻辑、梳理其历史脉络、激活其现实价值，不仅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任务，更是破解新时代经济发展难题、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本文系统阐释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核心要义、演进规律与时代价值，力求实现经典理论与当代实践的深度融合。

2. 理论逻辑：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思想，是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它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仅从技术层面或市场交换角度理解生产的片面性，将生产的物质技术属性与社会关系属性统一起来，揭示了生产得以形成、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规律。

2.1. 本质界定：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概念内涵

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是指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分工协作实现的要素组合、劳动协同与关系整合的统一体，是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途径，也是生产技术形态、组织形态与社会形态的集中体现。

第一，要素结合是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物质基础。劳动者作为主观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作为客观生产要素，是一切生产活动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在自然状态下，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不与劳动结合，二者均只是可能的生产条件。只有通过空间集聚、技能匹配、流程衔接、制度安排实现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有效结合，生产活动才能真正启动。要素结合的方式、密度、效率，直接决定生产的技术可能性与基础效率。

第二，分工协作是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组织核心。生产并非简单的要素堆砌，而是依靠分工与协作实现的有机整合。社会分工将社会生产划分为不同产业、部门与环节，使生产走向专业化与规模化；企业内部分工将生产流程分解为不同工序与岗位，提升劳动熟练程度与生产效率；而协作则使分散的个体劳动形成“集体力”，产生远超个体生产力相加总和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协作不仅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力量。” ([2], p. 378) 分工与协作的发展程度，直接标志着生产社会化的水平。

第三，社会关系是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本质属性。任何生产结合都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嵌入特定生产关系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主导权与利益分配方式：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者掌握结合的控制权，劳动者处于被动、依附甚至被剥削的地位；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人，生产结合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与人民需要。因此，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背后，是阶级关系、利益关系与分配关系的集中体现。

第四，动态演进是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根本特征。生产过程社会结合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制度变革持续演变。手工工具、机器体系、数字智能技术分别对应不同的结合形态；自然分工、社会分工、全球分工推动结合范围不断拓展；私有制、公有制则重塑结合的价值目标。总体来看，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呈现出从分散到集中、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到自主的演进趋势。

综上，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是技术结合、组织结合、社会结合三者的有机统一：技术结合解决“生产能否实现”物质前提，组织结合解决“生产如何高效运行”的方式问题，社会结合解决“生产为谁服务”的价值导向问题。三者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完整的生产形态。

2.2. 内在机理：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运行规律

马克思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思想蕴含三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构成其形成、发展与变革

的内在动力。

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形式。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技术结构、要素结构与规模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技术形态、组织形态与空间形态。手工生产力只能支撑小规模、分散化、简单化的结合形式；机器大生产力必然要求集中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工厂制结合；数字智能生产力则推动网络化、平台化、柔性化的结合形态。生产力的每一次革命性突破，都会推动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发生质的变革。

第二，生产关系对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具有能动反作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能够保护劳动者积极性、畅通要素流动、优化分工协作，推动生产结合高效稳定运行；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会压制要素活力、阻碍分工深化、扭曲生产目的，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则会因缺乏物质基础而难以持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早期适应机器大生产，推动生产社会化快速发展，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阻碍生产过程社会结合进一步升级。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契合高度社会化的生产要求，为更高水平的社会结合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分工协作与生产过程社会结合互促共进。分工是协作的基础，协作是分工的实现形式，二者共同推动生产过程社会结合不断深化。生产规模扩大与生产复杂度提升，要求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与社会化；分工深化又进一步拓展协作边界、提升协同效率，推动生产结合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发展。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3], p. 520)分工体系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现代化的集中体现。

2.3. 方法遵循：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研究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质。

一是历史性与具体性统一。拒绝抽象谈论“一般生产”，强调任何结合形式都处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条件与社会制度中，反对超历史、永恒化的教条主义。二是物质性与社会性统一。既重视生产工具、劳动、资源等物质要素的配置，又深刻揭示所有制、阶级、分配等社会关系的本质，突破西方经济学“技术决定论”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片面性。三是批判性与建构性统一。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异化、劳动从属于资本、生产服务于资本增殖的不合理性；同时指明未来社会中劳动者自主结合、共同生产、共享成果的发展方向。四是整体性与系统性统一。将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置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机系统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宏观结构中考察，强调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的相互作用，提供全局性、系统性思维方法。

3. 历史形态：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演进脉络

依据生产技术水平、分工协作模式、生产关系性质的差异，人类社会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大体经历了手工协作阶段、工业生产阶段、数字技术阶段三种递进形态，呈现清晰的历史逻辑。

3.1. 传统形态：手工协作阶段的社会结合

手工协作阶段贯穿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手工工具为技术基础、自然经济为主导、简单协作为组织形式，呈现分散、小型、封闭、依附的整体特征。

在技术基础上，生产工具以石器、青铜器、铁器为主，生产动力依靠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自然力，技术简单、效率低下、进步缓慢。劳动者直接掌握手工工具，生产资料以家庭、个人或奴隶主、地主占有为主，生产规模狭小，基本以家庭、作坊、村落为单位独立完成生产全过程。

在组织形式上，分工以基于性别、年龄、体力的自然分工为主，社会分工不发达，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高度结合，自给自足占绝对主导。协作主要局限于家庭内部、小型宗族或作坊内部，属于简单协同劳

动，未形成专业化分工体系，生产力提升十分有限。

在社会属性上，生产关系以私有制与人身依附为核心。奴隶社会中，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被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封建社会中，农民依附于地主土地，虽拥有部分生产工具，但必须承担地租，生产主导权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依附性、强制性。

总体来看，手工阶段的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具有封闭性、停滞性、分散性，适应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但也严重束缚生产规模扩大与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

3.2. 现代形态：工业生产阶段的社会结合

18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启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过程社会结合进入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现代形态，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技术基础上，蒸汽机、内燃机、电力与机械工具构成机器体系，取代手工工具成为核心生产资料，生产动力实现机械化，生产效率呈现几何级增长。机器体系要求生产资料集中使用、劳动者集体操作，使要素结合从“个体直接结合”转变为“机器中介下的社会化结合”。

在组织形式上，工厂制度成为核心组织形态。大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集中在同一空间，按照生产流程实行精细的内部分工，专业化操作大幅提升效率；社会分工快速深化，农业与工业彻底分离，工业内部形成纺织、冶金、机械、化工等独立部门，全国性市场与产业链逐步形成，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

在社会属性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主导，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实现雇佣结合。劳动者从属于机器与资本，劳动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异化性质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社会化使用、生产行为社会化、产品社会化，也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 ([4], p. 578)。

在整体特征上，工业时代的生产结合具有高度社会化、扩张性与矛盾性。生产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全国乃至全球协作网络，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个别工厂有组织、整个社会无政府”，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不可避免。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结合的社会属性，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人，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克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现有计划、有组织、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生产结合，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3.3. 当代形态：数字技术阶段的社会结合

21 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过程社会结合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融合化的全新阶段，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组织基础。

在技术基础上，“数字智能技术成为核心驱动力，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深度融合” ([5], p. 37)。智能装备、数字孪生、无人生产线实现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大数据分析实现生产过程实时监测、精准决策与动态优化；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形成“物理空间 + 数字空间”双重结合体系，要素配置精准度与灵活性显著提升。

在组织形式上，传统工厂制被平台化、网络化协同组织颠覆。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生产端与消费端，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主体协同生产；企业分工从线性流程转向网络分工，适应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生产；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主流，生产社会化达到历史新高。其典型特征是分散生产、网络协同、数据驱动、按需定制。

在社会属性上，社会主义制度下数字时代的生产结合呈现人本化、共享化、普惠化特征。公有制为

主体的制度优势有效遏制数字资本无序扩张，避免数字平台垄断带来的新型异化；数据要素的共享性推动生产要素普惠使用；劳动者通过数字平台实现灵活就业、自主协作，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更加平等、自主；生产目的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公平、绿色、安全”统筹兼顾。

在整体特征上，数字时代的生产结合具有高度创新性、融合性与开放性。数字技术持续迭代推动结合形态不断升级，生产与消费、制造与服务、数字与实体、城市与乡村深度融合，产业边界、市场边界、地域边界逐步消解，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现代化生产体系。

4. 现实指向：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思想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与时代价值。

4.1. 理论指向：阐释生产力发展的科学内涵

第一，揭示生产力发展的本质是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系统性升级。生产力不是单一技术概念，而是要素、分工、组织、关系的统一体。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主导、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本质上就是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在数字时代的高级形态：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数据为核心要素，平台智能为组织形式，公有制为制度保障，实现生产要素最优组合与生产效率最大化。

第二，厘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现实中介。生产过程社会结合是连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键环节：生产力通过结合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通过结合形式反作用于生产力。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本质，就是调整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制度安排，破除束缚要素流动、分工协作、创新创造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生产关系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第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等生产结合模式，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理论，为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内容支撑，提升了中国经济学的解释力、引领力与国际话语权。

4.2. 实践指向：推动生产组织优化的现实路径

第一，优化生产要素结合方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户籍、行业、地域、所有制壁垒。” ([6], p. 16) 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主有序流动；加强劳动者数字技能培训，推动人机协同、数智融合；推进传统生产要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夯实现代化生产的物质基础。

第二，深化分工协作体系，提高生产社会化水平。完善现代产业分工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精细化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区域分工协作，依据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合作，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拓展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国际空间。

第三，创新生产组织形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推进企业组织扁平化、柔性化、网络化转型，提升市场响应速度与创新能力；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成龙头引领、中小配套、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推动数实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培育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等新业态。

4.3. 时代指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指南

第一，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是生产过程社会结合创新。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以

技术创新为牵引的要素组合、分工体系、组织模式、制度安排的系统性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以生产过程社会结合为主线，推动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管理等要素高效协同，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型生产方式。

第二，破解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针对要素流动不畅、分工协同不足、产业结构不优、制度适配滞后等问题，以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理论为指引：以市场化改革打通要素堵点，以产业协同深化分工网络，以数字化转型升级组织形态，以制度创新完善保障体系，全面释放生产力发展潜能。

第三，坚守新质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提升劳动者技能与收入水平，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两极分化，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列宁. 列宁选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 齐昊, 李雪纯. 生产社会化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5, 11(2): 37-46.
- [6] 王富军, 翟佳欣. 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视域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探索[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8(3): 12-19.